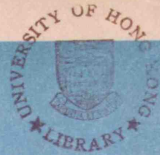


啟思

11 JUN 1985



香港大學學生會醫學會刊物

CADUCEUS

HKUSU Medical Society Publication

Vol. 10 No. 5

第十卷 第五期

在此杜鵑花開，漫山血紅的時節，啟思泡制了一個「考試」特輯。分別用座談，約稿的形式，收集了一些同學的感受。此外，在二年級同學中，又做了一個問卷形式的非正式調查。

在學習的過程上，各種形式的考試，是無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同學們應用正確的態度去應付。但在各篇來稿、訪問中，似乎大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滿肚子嘈嘔。是同學們自己懶惰，不學好知識，受到考試的壓力，就胡亂爆一輪感受，感情用事嗎？從各來稿的認真態度來看，這似乎不是事實。能繼續讀書，掌握為人羣服務的工具，應是最快樂不過的事。由其是被目為神職職業的醫生，能直接地療治病人肉體的痛苦，這不是很好的嗎？好好地利用學習的階段，不只是對自己負責，更是對社會負責。那麼，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不滿呢？

編者的話

25
00
17

1st M.B. 拉雜談

啓思記者

在一個炎熱的中午，一些啓思編委和十多個二年班的同學，在飯堂裏一邊吃飯，一邊暢談剛過去的考試；談到這個試，每人莫不各有一套感受，互吐苦水，如是者東拉西扯的談了一個中午，以下是其中談話的摘錄。其中感受，不知能否引起各「曾經滄海」者的共鳴？同時啓思亦會向二年級同學以問卷形式收集了一些意見，在下列適當之處加入，以供同學參考。

× × ×

和 MATRIC 比較

●大學生活比較自由，如何不上堂等，平時亦較懶散，但考試前則搏命得多，因為有太多書要讀。

●因為平時蛇王，所以疏急抱佛腳，比MATRIC時「仲騰」。

●可能因為MATRIC多出路，就算肥了也有後路可走，所以壓力沒那麼重；但考 M.B. 時則有非過不可的感覺，因為如果被踢了出來，一年多的時間可是白花了。

●MATRIC放榜時心裏有一種成就感，但 M.B. 則沒有。

●過了 1st M.B. 知道不用再讀這些東西，所以有大解脫的感覺。

●M.B. 沒人墊底，所以較騰。

●我個人認為考MATRIC有患得患失之感，因為驚入不到；但 M.B. 則知道傷亡率不高，所以較定。

●考完MATRIC好開心，但M.B. 考完則較少歡樂的感覺。

●MATRIC 要淘汰人，所以題目會出得偏門；M.B. 只要求達到一個標準，所以問題不會太深。

●其實大約有 60% 同學覺得MB 的壓力比MATRIC大，而 23% 覺得少。

正是：過完一關又一關，但願今年勝舊年。

考試前後的感覺

●壓力很大，眼前所見要讀的實在太多。

●而考試前情緒低落，經常發脾氣，真係嚇親好多人！

●在HALL 讀到悶，反而回家玩玩更開心。

●悶到極！多書要讀，但又不能不讀。為了解悶，試前抽空去看戲，但又有犯罪感。真是讀又唔係，玩又唔係，認真難過！

●雖然試前為學苑改選忙碌着，但很少想過肥佬這個問題，有時工作多，迫着自己，效率會更高，每日集中精神讀三四小時已很足夠了。

●「學生會工作多，要過晒實在沒有信心，考 Practical 前都只是睇幾張 Slide；考試主要還是靠貼士。」正是：

滿胸煩惱，考試壓力泰山重，集中精神，腦料竭盡把書衝。

對 MB 的看法

●很反感，要讀的東西好像沒有用似的。

●為考試而讀書的風氣實在太重。

●對考試制度，重點，要考的東西，給分方法等等都不清楚，恐懼感因此而生。

●Department 的基本錯誤在於對重點強調不足，很多時都不知道孰重孰輕；試題方面亦應考重要的，因為日後的課程亦以重點的東西才有用。

●幸好不像法律學院，以人數的百分率定成績，否則只會增加同學間競氣的風氣。正是：

M.B. 難過，話過就過

VIVA

●出 VIVA list 時，如果有信心，會希望自己不要有份；但若果自問考得差時，則會希望榜上有名。

●我就很不幸，要 pull up，考試前夕的心情實在極難形容，坐立不安，其中感受非親身體驗所可以想像得到；當晚還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同時，四十分鐘的口試，精神壓力太大了。

●我考 VIVA DEST. 前，都沒有怎樣的準備過，考時壓力不大。

●十多人考VIVA 太多了，應該考慮平日成績；有些平日成績好的，考試都失了手。

●據我所知，VIVA 就是考慮到一時失手的問題，所以才救救你們。

●之前都沒有讀過書，只是和同學討論過考試題目；其實VIVA 的成就，很靠運氣。

正是：

有人快樂有人愁
對做實驗及 Tutorial 的

評價

●都有價值，最低限度能知道一些基本知識。

●上 Biochem lab 能訓練忍耐力。

●據 Dr. 講，能訓練處事小心，辦事能力等等。

●沒有價值。我絕小做實驗，M.B. 照過。

●關於 tutorial 要視個別情形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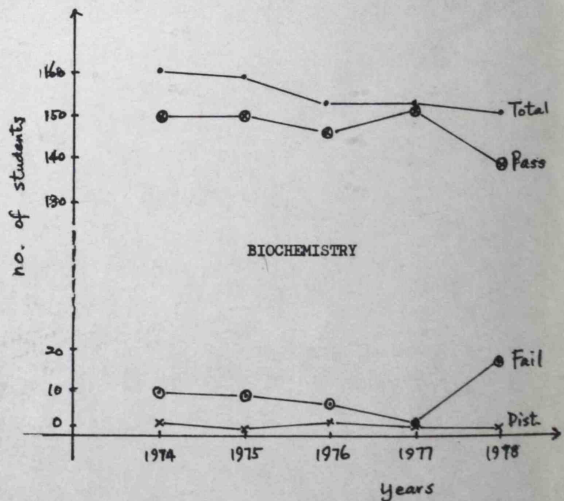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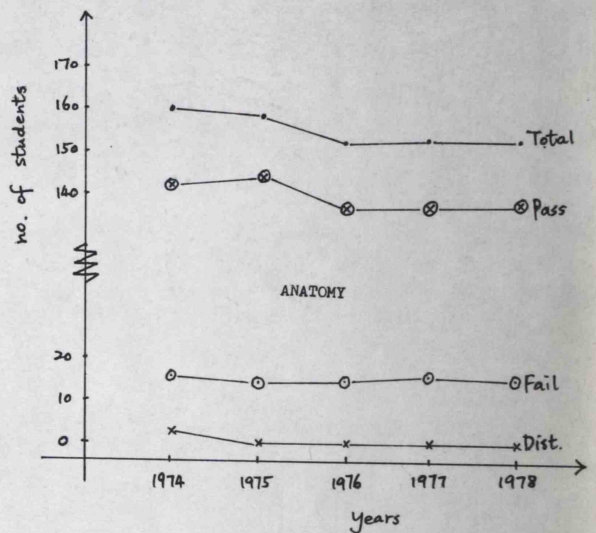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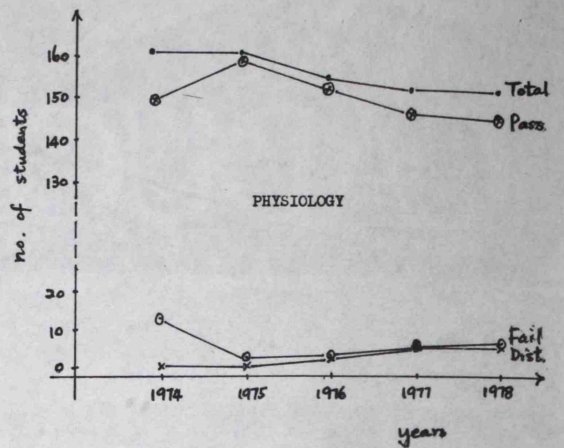
●tutorial 可說是師生交流的機會，應側重這一點。

●除了迫你讀書外，事前定好的題目，大家討論，氣氛會較好。

正是：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孰得孰失，你知我知

1ST M.B.B.S. EXAM.



1st M.B.B.S. Exam

一些現象

●解剖：近四年來，無學生取「丁」。每年不及格，都大約十五人。

●生化：七八年的不合格人數，是近五年之冠，而且比七七年有很大的「增長」。

●生理：是近年比較多同學取得「丁」的一科。近兩年的不合格人數，十分接近。

一場惡夢

中環

中環自幼讀書好求解，厭死背，每每「打爛沙盤問到篤」，甚不為老師所喜好，但成績猛進，同學側目，昂然進入HKU。

中環成績雖冠，然思想幼稚兼簡單，以為從此可脫苦海，免除「學而不思則罔」之苦，蓋以為大學（尤其是HKU）乃思想訓練之所，死唸死背那套自可免掉，再者，醫科乃專業訓練，一切講求實用，那空談理論的日子可一去不復返也。然則，中環今次卻棋差一着矣。

自從「碌過過」1st M.B.之後，中環又沾沾自喜，以為1400（現代人的腦容積）1025（北京人的腦容積），large eye brow large zygomatic bone（北京人的一些特色）的解剖學時已過去了，從此可永脫苦海。唉，中環啊，你又棋差一着矣，蓋無獨有偶，好事總要成雙也。

中環初讀藥學之時，有「灣仔」君大作刊於啓思，對中環等輩訓勉良多；列舉讀藥時之 Indication與Contraindication，然受藥系諸人一一致抨擊。中環不知就裏，但總以藥系乃名門正派，故從之，對「灣仔」之忠言，倍覺逆耳，至今悔之已晚。

尚幸灣仔乃信教之人，得保過關，現有錦囊五個留後，一方面以報「灣仔」君，一方面可超渡衆生，何樂而不為？（注意，以下錦囊，只適用於「碌過關」之人，至於有心「擺丁」之人，中環無詞以對，鑒因中環乃「碌過」之人，無「擺丁」之經驗也。

（甲）「堂可以不上，筆記不可以有。」——蓋大多數堂乃狂抄「透明片」，如能明白自可明白，如有不明，上堂也未必明。

（乙）「筆記可以不讀，讀則不可以不全，全而又要能精」其理有三：

一曰：藥學有兩多，①藥多，蓋常用的藥有教，不用的又有，甚至禁用了的又有，服乎？單「反羊吊」藥就有廿五種，驚未？

②副作用多，藥無大小，皆有副作用若干，甚至一些「rarely occur」之副作用也有。

筆記所列之藥已不少，如要熟讀藥書，唉，唔死一身潺。

二曰：考藥試，大中細考晒！巨細無遺！唔全唔精，點得？

三曰：「擇善而從之」，蓋筆記之藥方，乃藥系諸「數十年如一日」苦研之方血，不考比考「嗲」？不只此也，藥系諸人也有層層等級，觀其頭角者之筆記而讀之，雖不中亦不遠矣，此乃識時務者為俊傑。

（丙）讀藥有兩死。

一曰：「死記」：每至「仰而讀，俯而思，思而弗得？」之時，怎辦？古人曰：「輒起，繞室以旋？」即苦思之意。中環曰：「別無良方，唯死記也，能影相則更佳。」蓋中環讀「心藥」時，嘗尋思數日，結果矇矓一片，及後得高人指點，強記之，則大白焉。

二曰：「死讀」：黃帝外經有云：「藥方者，如風焉，來無從，去無影；又若氣焉，觸不着，摸不到，其動則能摧毀房屋，傷害人命。」中環解曰：「藥方難記，時隱時現，變化莫測，想記時又記不到，記不到時可喪命。」解決之方：「青筋，紅眼，夜車，加水一碗，猛火，翻煎數十次，一服不好，再服。」服未？

（丁）「埋尾一博，如狼似虎，大器晚成。」古語云：「平時了了，考未必佳」此大道理也。蓋藥難記，縱平時大熟，考試前夕若不猛充一次，考試不「擊大口得個窿」，實奇怪怪也。若家後輩以為平時不用熟讀藥筆記，臨尾一充即可碌過，又大錯也。不信者可以身試法。

（戊）「平時要多祈禱，多作法事，多叫『亞拉』，多到孔廟祭豬豬肉。」（非四樣都要做齊，但各適其適，至少要有一樣）本來，考試嘛，中環已歷大小數百餘戰，了然於胸，一無所懼。然藥試則例外。考試前夕，中環拾得「以往試卷」，半數陌生，大懼，蓋藥仔多多。每組藥方例有藥仔數隻，中環記性弱，只記大藥（常用之藥），偏偏藥試常出藥仔，能不怪命短乎！唯有高喊我主，求出我熟之藥。唉，中環平時「唔」信氣數，「而家」信晒。

行筆至此，中環尚有片言隻字，以告藥系，以謝其教誨之恩。

一曰：藥系可將藥學分成大中細三種，以使學生可擇其重要而讀之。蓋熟讀並死記一兩隻藥，總比讀幾隻藥而又記不牢好。

二曰：副作用可少講就少講，其理如（一）。

三曰：多講，多注重一些常用之藥，至少可講那隻常用，總比現時之「亂石投林」好。

藥試之後，中環感慨良多。讀藥時辛苦，讀後又全忘記，何也？恰似一場惡夢，夢時辛苦，夢後又餘夢境多少？



Medic 82 加油呀

啓思記者

自從新課程在今年實施後，M.B. Exam將會在每年六月初舉行，究竟一年級同學現時的情況怎樣呢？在這極短的時間中，怎樣應付這個考試呢？我們特地訪問了多位 Medic 82 的同學，希望藉此了解他們的近況。

●考試壓力

同學們在入學初時，都覺得自己是成功者，很少會考慮到在考試或測驗會肥佬的，但現時卻不然了，他們內心對考試難免存在著一種患得患失的感覺，據同學的解釋，大致有幾點：

（一）這是第一次考 M.B. 試，沒有多大把握。

（二）生理與人體解剖兩科，要到五月中旬才結束，而離考試只有約兩個星期的時間準備，實不足夠。

（三）考試連續四日舉行，精神負擔很重。

（四）每科評分的方法是不公開的，每年「肥」的人數不定，以最近的一次 M.B. 為例，便有約全班的五分之一不及格，十分可怕。

●同學的應付辦法，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一）早起夜睡，據一些同學表示，每日睡眠約六至七小時。

（二）強記——對於一些不大明白的東西，不能像以往查根問底，只好進腦中便算，以防萬一。

（三）找大仙或 Doctor 指點迷津，打其「補針」，據同學表示，這算最佳的方法了。

（四）減少回家或到體育中心的時間，以擠出更多時間溫習。

（五）增強記憶力，據一些同學反映：入 Medic 後，記憶力有「衰退現象」。（如果你有這情形發生，便要小

了）

（六）「較腳」——不上 Lecture 或 Practical。

（七）組溫習小組，一齊做試題，充分發展集體的力。

●舍堂對學習的影響——大致分好壞兩方面，在好的方面，可以享受羣體生活，又可得 Hall 的大仙指點，傳授一些「過」M.B. 的妙法。或組成學習小組，在讀到悶時，更可大家「忽史」吓。在壞的方面，在開學初時，舍堂的活動甚多，花去不少時間，其他學系的同學較為空閒，而讀醫科的同學較為吃緊，只好關起房門，做其「潛水艇」也，但一般也覺得住宿舍是值得的。

最後，我們訪問了幾位出席教務會議 Students-Scaff Meeting 的代表，講述他們的感想。大致上他們都同意通過這些會議能把同學的意見轉達到系的負責人去，使師生在教與學兩方面有所交流；而開會形式是十分隨便的，並沒有特定的議程，各代表通常在開會前都會找一些同學收集意見，通過研討整理後才在會上提出的，但他們都不滿意系在很多方面系的答覆，對同學的意見亦沒有予以「慎重」的考慮，使用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拒絕了，就算是據理力爭亦是白費的。此外，他們表示同學們很少主動地向他們提意見，使這些會議流於形式化，對同學的學習與課程的改善沒有起多大作用。很奇怪，他們都覺得三個學系之間缺乏聯繫，簡單如一些教學設備如幻燈機，米高風等都是獨立的，而往往因為這些設備的故障，而使講課無法順利進行。更重要一點是，部份代表有一種感覺是各系對於新課程的一些細節還沒有詳細的計劃，這個問題是大家值得關注的。

雨

夜

雜
思

心士生

在遠遠的天邊閃起了幾度銀光，劃破了黑夜的死寂。

寧靜的大地上翻起陣陣輕輕的東風，吹散了數日以來的悶熱。

一瞬間的靜默。

「轟隆……轟隆……轟隆……」

是一首悲壯的交響曲，又是一闕單調的樂章。

雨點濺濺地給我灑下來，順着微風，打在窗門上，濺起了一朵朵的水花，散發出，流下來，多麼的美麗。

不知道雨時何時的停了，但月亮仍

舊害羞地躲起來，不願與我相見。

考試已經過去了嗎？

考完試之後心頭上倒覺得有一股無名的空虛在駕駛着自己，一種肉體及內心的空虛，一種解脫，猶如給雨點洗滌過的天空一樣，一塵不染，空無一物。雖說是空虛，但我卻極力去挽留着她，使她能夠永留在我身邊。我不願她離開我，更不願失去她。

空虛使我感到滿足，況且，能夠拋開一切，人生幾何！不過，難道風雨雷不會再來嗎？難道銀光只會次次都在老天的角閃耀着嗎？他們可以一聲不響地在你的面前閃過，到時候又是怎樣的世界呢？

人謂日久生情，但我身經數十次考試，仍未能對考試產生任何好感。我只能對自己說一句說話：我很幸運地換過了這麼多次的考試。

除此之外，我還有什麼說話可說呢！從升中試的條件反射式，中學會考的漁翁撒網，愈多愈好式，大學入學試等等，到現在，總該有些轉變吧。但是，我覺得很失望。入大學的轉變只由背誦書本轉化為背誦「筆記」而矣，而且不單是形式上的背誦，而且還轉化為意念上的背誦。考試答題目時所關心的，往往就是難出的題目，誰改的卷。

這當然嘛，明知他是不喜歡這個論

調的，當然是不可以寫下去作為自己的答案的。既然這些也不可以寫，那又怎可能期待我們把自己的意見都見諸紙上呢？我得承認，雖然好多的題目都要求我們去「討論」某一點等等，但真正要我們去討論的，要去寫下自己的意見的，真是少之又少，既因為要討論的資料已經寫下在筆記裏，我們只要有能力背誦出來，就及格了。大學仍是一所訓練思維的地方嗎？在這裏，我不能責怪任何人。首先，我自己正正受着此風所感染，我正是這個惡性循環內的一分子。雖然我很難令自己去相信，但我仍要去相信，我自己也正正在加速這個惡性循環的發展。其次，我相信改卷的人所持的態度該是開放的，只不過是我們自己的恐懼感，驅使我們裹足不前而已。所以，要怪的，只好怪自己，又好怪自己的不開放吧了！

在另一方面，另一個轉變亦在進展中。人們似乎只注重着形式上的及格，而遺棄了及格這個意念的含意，我們是捨意念上而取形式上的合格。我不能否認，要達到意念上的合格，是要視乎考方所定下的準則。這裏倒是一個流弊。假若考方將形式上及格的水平提升至高於意念上的及格，以期迎合一個 Gaussian Curve，那不是不太公平了嗎？我不能在這裏下一個任何的定論。但這個現象在同學間不也就是常事嗎！過，過，過就是一切。過了海就是神仙，就可以甚麼都不理。就可以丟去一切。對過無關的課，不上也吧，對過無幫助的書不看也罷！是嗎！我們需要的是一筆狹

隘主義的醫生嗎？

過幾天又是考試的時候了，面對著一羣即將要考試的同學，我不知道如何說是好。考試是一定會有失敗者的——起碼在考方而言——但我們應該怎樣去作一個「成功與失敗者」的界定呢？我知道，他們知道，他們都知道，大家都知道，這個考試是一定會有人不及格的——就算在考試之前。大家都希望合格，怎麼辦呢。是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嗎，每次看見要考試者的名單，我都為他們覺得不平。他們是犧牲者嗎？他們是全班同學的犧牲者，還是這個制度的犧牲者，我想到我自己在考試前的念頭，一個太自私的念頭，我更想到我安慰別人時所用的說話：「你不要怕，你一定會過的，在名單中有很多人是你比差勁的，輸也輸不到你們呀！」。這些說話不是太可怕了嗎，這一個念頭本身也不就是太可怕了嗎？究竟齊齊過這個念頭，是一己之主觀願望，還是一廂情願之說呢？

現實，始終還是現實。理想永遠是與現實相去甚遠的。人始終就要去適應；人的一生就是去適應，就得向現實作或多或少的鞠躬。

在不知不覺間，天公在表現著它的豪情雨「灑特……灑特……」地下起來，打在窗門上，濺起了一朵朵的水花，散發出，流下去。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六日晚

1st M.B. 前後

艱
難

生命一秒鐘比一秒鐘短，時間滴滴嗒嗒地過去。

距離考試時間不多了，「有幾日吧；還有八十七頁，今晚一定要完成」，我對自己說。這些時候遇上班裏一些勁人，很不好受，他（她）們像什麼都未讀，騰騰震震，言語間卻發覺有好些書本的東西自己根本沒有掌握。碰上他們，不安的感覺多於一切！倒不如找些水平相差不遠的同窗，定定心。他問他，他不懂，有壞；他問我，我不懂，不好了——這種心理不斷擴散，做成斗騰的局面。最安慰還是碰上一些高班同學，「DEPT不會「肥」太多的，放心吧」、「他們不是要求很高的」、「平時過關現在也照過」是最合時的精神定心丸。找導師傾下講，自己如何如何搞唔掂，也很有作用，當然要視個別而定，不少是 positive feedback 的；偶然一些導師也會精神和「實質」定心丸都送出，那必然受我們這羣雞仔極大極大的

歡迎。所謂者，電有很多用途，也有「生電」；不過知道清楚電的用途也無妨，橫直都要跟大隊一起操；管是「流電」「生電」只要不是單靠電力，主要靠自己的力就是了。上週回家時，老爹老娘還千叮萬囑叫我「不要只管讀書，身體為要」，「天氣寒冷，多穿衣服」囑囑了一番後又要飲這吃那；吵得我好不容易早縮回宿舍。豈料也被追到巢穴來，電話來了……「記得了，記得了。哎喲！我又忘記了」；「不，是L4呀。」拉記就要收工了，週圍靜得叫人發慌，真想叫他們來吵吵。

在拉記坐了整天，回到宿舍悶得要大喊幾聲，拿起報紙，五個人要大召開了，心裏算着考試完畢可不可以趕及閉幕，屆時總有一番熱鬧，到深圳去燒吓炮仗倒是挺過癮的呢。但是，要過了這一關至有得煩，否則，係咁先。還有幾頁書，Notes 一疊，好像讀來讀去都差不多，讀極都唔完，讀了又忘了，好慘呀！告訴自己要逐步解決不可以急，急不來的；心裏還是在千斤底下掙扎着。同住的同班同學從拉記回來，這個說這沒掂，那個說那裏很慘，「弊啦！」「死咗」不絕於耳；心想：倒沒有人說他什麼都搞掂了；心裏一激，口裏大聲叫道：「不要講嘞，我什麼書都讀完，要倒頭大睡了。」第二天還是一樣，睡房——拉記——飯堂——拉記——睡房。日子的過去時快時慢——心急時過得很快，坐着煩悶時慢得令人作嘔。

平時很少搏盡的我，在臨考前一日倒有點麻痺了的感覺，書本暫時令我麻痺了，有多少人被考試壓得茫然迷惘呀。可憐的我們，可憐的病人。常聽人說：人是最好的，最可貴的，因為人能夠被教育，作出改變。唉，為什麼不能改變一下呀！

考試的那一個星期有心跳，有緊張，有失眠（或者應該說是減少睡眠）。沒有新鮮感，只有考試裏那三科書本裏死死板板的東西。畢竟在這制度裏，學生地位最低，而我們的生死是操縱在一些教授和老師手上，他們要考什麼就是什麼，講什麼課程的實用價值，以後醫護病人的需要，對他們來說很可能是廢話。也許很久沒有接觸病人了，病人的需要，醫療界的期望，社會的要求是什麼都開始模糊了；或者，能力所限根本不知道這些，或者貴人忙忙，理不到這些了。最後，學生成為研究「用」的「犧牲品」，各DEPT要通過擴大學生時間裏佔的席位才能提高威信，爭取銀紙發展內部，名利雙收。有時候說「不是沒有用的」、「是基本，不能不學……」也能夠發揮揮水換魚的作用，說得露骨一點：我已盡了責任，你自己選擇讀什麼吧。多「民主」，民主到可以讀一整天也不知什麼部份是重要，甚至連最基本、有用的也未有掌握，多麼好的自我教育，多麼好的責了責任！時常說我們這羣羔羊要讀熟有用和重要的，可是一些老師老是喜歡「大包围」的方式，根本沒有試圖明顯地點出那部份是有用的，

什麼是重要的，有時似乎是故意混淆「視聽」。大堆資料，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大部份還是靠自己去揀一揀，同學的艱辛勞苦在這制度下倒可以換來某些學系和老師的威信吧。

一連串的 Viva list 和 practical 之後，想練得銅皮鐵骨倒很容易——身體關節硬化，腦袋僵化。思想也很容易被窒息了。接着是等待放榜的三、四星期，多數人還是牽腸掛肚，少數人勝券在握。這段時間，我覺得較前沉默了，對待周圍發生的事物是木然的態度。在準備考試時對書本的狂熱，在考試時的緊張都好像因為考試的消逝而感到生活漫無目的的一片空虛。在家裏爹娘吵鬧，我沒有什麼感受，也不動腦筋想想解決方法。和同學間的感情也更形冷淡了。像石頭一般毫無感覺……

和考試大戰後，心境上的一片空虛，我想是這個考試要更全面地征服我們這羣雞仔的地方。迷戀書本似乎是唯一有意義的事了，想想那裏有新皮臉，新皮鞋，那裏有合適的異性，是考試後必然出現的嗎；也有人說是這個考試制度裏個人主義影響下的物質追求的表現，我可以同意；至於是否一件好事，我想不要單看一些表面的表現；也有人說這考試是不必顧慮病人，而更可置社會、醫療制度的現況、問題不理，是 dehumanising process 的一部份，我想這評價也講得準確，也舉腳贊成。

誓雪身疾

今期啓思的專題有關考試各方面的問題。孤離剛剛受完M.B.洗禮，與之所織，也在此借啓思一欄，訴說一下關於平時讀書及考試的一些水皮心得。

有人話：「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讀書是有用的。我今次M.B.要Viva，要Supple，失禮街坊，是因為我條命唔正，遲滯，屋介對面是殯儀館，星期六見到寶旗的便和他捉迷藏等。當然，這些都是呢神騙鬼，信者有救。讀書方法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我們讀醫的，功課繁重，一定要有一個完善及適合自己的方法，方能事半功倍。

首先，孤離想說說一些濕濕碎的話。

第一，要注意的是，上午是我們最有效率的時候。經過一短暫的「熱身」時間，效率便達到頂點。到了下午，高效率只可以維持很短的時間。

故此，下午上Lecture打瞌睡是天公地道，但上午也是這樣就要打屁股。所以，應該把一些較難應付的問題在早上解決，不要把時間花在Canteen裏吃早餐。午間不妨作一小睡。

第二，每當我們開始學習，起初是十分緩慢的，因為我們未能適應。然後突然加速，到最後又停頓下來。你很可能永遠就站在這裏，但如果你能繼續努力，便會到達一個新的高峯。

第三，有時你會發覺很難集中精神。有時可能是由於環境，興趣，情緒，或因太多事纏身所影響。如果是有情緒問題，我勸你去Student Councelling Unit坐坐；如因失了興趣的話，很可能是因為先入為主：不久前有人話你聽某科某Section悶到黏肺，或上一堂有個Lecturer念了成堂經給你聽——你應自己檢討一下。如因太多事纏身而令你分心，不妨先把這些事情逐一安排：重要的先做，不重要的押後或取消。例如：答應Mary今晚和你的約會，推卻Peter下午去打tennis。

第四，Study Group是十分有用的。例如，勤力的學生通常對較懶的有一個“pacing effect”；不至於太悶；羣體力量總較個人勝一籌，除非你是準Honour Student又作別論；Wrong Concept比較容易發覺，即使比人「窒」吓又何妨！但有幾點是要

注意的：（一）人數不要太少，以致實力削弱；（二）也不要太多，使每人都有發言機會；（三）最好選一個較嚴肅的同學來Conduct Meeting，這樣比較efficient些；（四）最好有一個女同學，這樣秩序會好些。

現在提供一個讀書方法給大家參考，希望不要柴台。大致上可分開六部份：

（一）鑑定(Survey)先揀一本適合的書，能夠包括你想看的。如果每課後有簡要，可先看看。

（二）發問(Question)很快的走遍你所想看的課程，然後寫下一些問題。這樣到你再看的時候，你便曉得那裏你要花多些功夫。內心應時常提出問題。不要作者說什麼，你便默默的接受，他不是你的心上人啊！

（三）細讀(Reading)這次是慢慢的看，不要狼吞虎嚥，像看武俠小說時，急於要知道結局。

（四）背誦(Recitation)不是叫你隻字不漏的去念。要記的是：“first principle”，一些definition，一些因言語所限的重要的句子，一些key words，簡化了的圖或表等。你不可能一次過記得太多。首先要建立一個支架，然後細逐件東西加上去。

（五）溫習(Revision)不要臨急抱佛腳。

（六）實踐(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to practice)所以做Lab是有一定作用的，雖然我們很多時都做了「教王」。

我們讀醫的，其中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太多東西要記。任你點‘cept’，很多細節還是要記的。現在有一些方法和大家分享：

（一）有理有現，死記，生吞——鋤友本色！

（二）串成句子或字。例如：把數個key words的第一個字母抽出來，看看能否砌成句或字。

（三）把要記的東西和一些熟識的東西連起來。

（四）對一件事作出理解。明白了的比不明白的易記及持久。

（五）把Points有系統的排列起來。有一些不能歸納的可以暫且不理。

（六）難記的可在考試前一晚才記，免浪費彈藥。

（七）如果一時不記得，可想想以前有什麼事是和這件事一齊發生的。

（八）精神要集中，不要左望右望。

（九）新學的是會與剛剛學過的東西混在一團。所以讀完書後睡一覺是會記得長久一些，但並不是叫你每晚臨睡時才發力。

至於應付考試的方法，人人不同。醫學院裏面，正所謂龍虎羣集，個個皆考試能手。有些出關搶先，沿途快放，飛沙劈石，到終點時仍能昂首闊步的，孤離十分佩服。有些出關立地成佛，沿途雲遊四海，但直路衝刺凌動，獨佔鰲頭的孤離更激讚賞。有些不幸地要影相定勝負的孤離只有默默的祝福他們了。對於一些因各庭訓練方法有別，發脾氣，或偶然流血而影響成績的，孤離提議他們不妨找S.C.U.談談。S.C.U.有一份Dialogue，可以一看。以下是孤離的一些愚見。

（一）不要賣弄寫作技巧；

（二）答題目的是準、精、簡；

（三）不要發表個人意見（除非註明）；

（四）小心看及選擇題目，對題目作出理解；

（五）把重點列出來；

（六）盡量把所有的題目答完；

（七）字體不要龍飛鳳舞；

（八）時間分配要適當；

（九）充足的睡眠。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健康亦是十分重要的。有人曾經指出，成績較好的學生比較缺少運動，但同時他們卻容易患上風濕、疲倦、虛弱、貧血、腸胃病，傷風等——因為坐立太久的關係。所以要保持充足的運動。另外營養亦很重要。考試時不仿「補一補」。酒精會減低Psychological function故功課煩忙時不宜喝酒，一「啗」你就知。

孤離口水實在太多，這是老毛病，該打！不過到此亦江郎才盡。但是手「筆」之慾卻滿足了，只覺一陣飄飄然。但猛然醒起這些有Tutorial, test,且看孤離這個泥菩薩的結果如何好了。

孤離

M
B
B
S
諸
道
就
通

啓
思
啟
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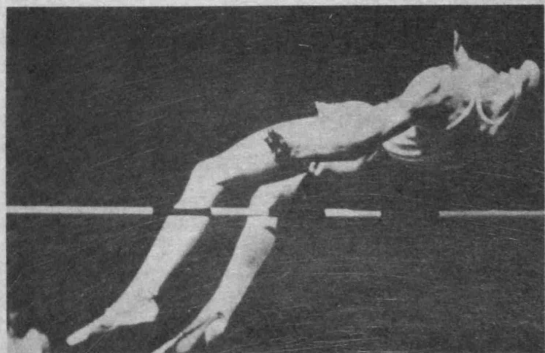
Distributor • Wholesaler • Retailer

Specialized in Educational & Academic books
from secondary to post-graduate levels



青木圖書公司
Greenwood Book Co.

47 Pokfulam Road, Hong Kong. Tels. 5-468212 (3 lines)





鏗鏘將廊

「人活着，真絕！
人爲甚麼一天天過，却明明
不知道活着幹嗎？」

——談陳映真第一件差事——

「在陳映真世界中，大陸人有牽牽不斷的過去的記憶。他們在那個 遭阻絕的故鄉，有過妻子；有過戀人；有魂牽夢繫的親人故舊，有故鄉的山河底記憶；有過動亂的、流亡的、苦難的經歷；有過廣袤的地產，高大的門戶；有過去的光榮和現在精神底或物質底沉落……」

——許南村：試論陳映真

曾經有過不少人將第一件差事作為一篇「大陸人」作品來看，驟眼看來，那倒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故事正是描寫一位剛剛受訓完畢的偵探如何去處理他的第一件差事：一宗命案，而死者便是一個大陸人胡心保。胡心保不應該死，他有美家的家庭，有良好的社會地位，有……但經過偵訊那些最後接觸過死者的人——旅館老板劉瑞昌、體育教師儲亦龍和死者的情人林碧珍之後，他的結論是胡心保可能過份緬懷昔日的過去，而不能自解，終至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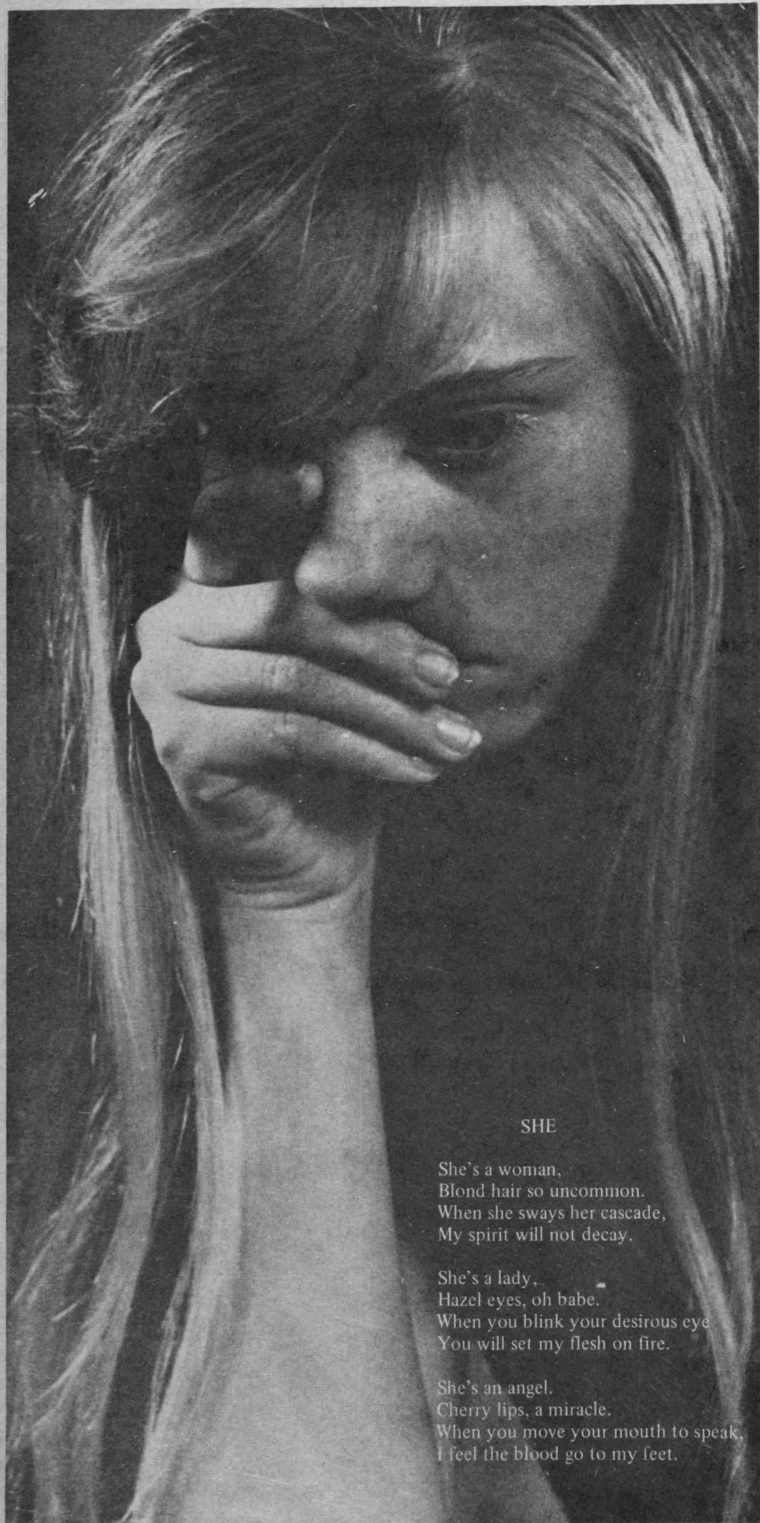
陳映真是否滿意於單單表現這種亂離人的悲哀？着實，陳映真要說的又豈止於此；正如 Camus & The Outsider 一樣，他要揭示人生的荒謬性、生存的毫無意義；所不同的，祇是時空架構而矣。

「人活着，真絕……什麼天天過，卻明明不知道活着幹嗎？錯，胡心保確是走到人生路，領略到生存的荒謬——以作在所作的、將來所作的，河因然昔日老家、風光無限、走歷無數痛苦，但經過拚命地參加各種考試，現在總算也結了婚，也養了個女兒呢？他的處境正如航海時，斷絕海風也不吹了一般，生命，也許祇有終結才可解決！」

不要以為祇有胡心保上其實環繞着胡心保的人有向相同的圓心？祇是他們不同徑而上而矣！

旅館的老板劉瑞昌哭一個顧客的死亡，祇為怕他「人本來就是賴着過日子，我已賴了半輩子了，好死不如他藉以生存的就是這可憐的不如賴活？」

體育老師儲亦龍亦有過去：當過鄉長，得過全名，荒唐過一陣子；但到經一心一意為兒子努力過，兒子給車撞死了。「兒子我發願不在凌虐自己。三餐有個舖兒，我便不再指望了又何嘗不是走上了「絕路」



SHE

She's a woman,
Blond hair so uncommon.
When she sways her cascade,
My spirit will not decay.

She's a lady,
Hazel eyes, oh babe.
When you blink your desirous eye
You will set my flesh on fire.

She's an angel.
Cherry lips, a miracle.
When you move your mouth to speak,
I feel the blood go to my feet.

She's my love.
Sculptured nose and limbs no tough.
When you swing your twisted waist
I have no one to embr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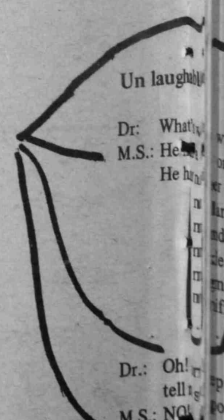
Yet she's so perfect
In her wig.
False eyebrows like broom on stick.
Heavy cement on her face it fix.
Silicone breasts to challenge Twiggy, thirty-six?

What you bring is lust,
Though this gives me lot of guts.
If one day you bring disgust,
Beware you're not anybody I trust.

She's so high when she's not low,
Yet so down and loose in morals.
Try making yourself Ursula Andress
If you usually undress.

Oh, what is she?
She is nothing.
Can be a witch
Or else a bitch,
If you so wish.

文武廟



Un laugh

Dr: What
M.S.: He
He ha

Dr.: Oh
tell
M.S.: NO

令你無法呼吸的砂丘

深深

看砂丘之女並不是一件樂事，抵上數晚時間不用說，那股壓迫感簡直令你無法呼一口氣，人仿如置身於可觸的砂丘一般：細小的砂粒從四方八面滾來，任你頭上壓、任你身上壓，直至你整個人被淹沒為止。

故事是以一個昆蟲收集家開始，寫他如何為捕捉昆蟲而誤闖一荒蕪村落，後被村人困於砂丘當中，他不甘心這樣，他要衝出那八分一厘米小砂所做成的世界。為了脫離砂丘，他用盡了種種方法，甚至不惜犧牲個人尊嚴，當家展示他和她床上的事，逃走就是支持他生命的動力，最後，他終於有機會走了，但是他是否有離開？離開後又如何，安部公房並沒有告訴我們。

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時候，總會有人不滿於環繞着自己的世界，要想逃出來，不論是失敗也好、成功也好！但就算是成功了，結果又是如何？我們何嘗不是由一個絕境走向另一個絕境！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將那個收集家作為二十世紀人類的縮影，他要走出的一個人類的困境，他要闖出二十世紀的泥沼——一種毫無意義的生存，活着像機器上齒輪一般，在機件聲中，逐漸迷失了自己（他活着，祇為了要逃走；他們把他留下，祇為要他清除每天的積砂，不然便會危害到整個鄉村）。

安部公房所要傾訴的當然不只於此：人在絕境時所表現的真正面目，簡直另人不忍卒睹（為了走，他竟然連男女之間的事都可以公開）。離開了砂丘，跳脫了二十世紀之後，我們又是否可以找到另一片樂土，想想——

飯後鐘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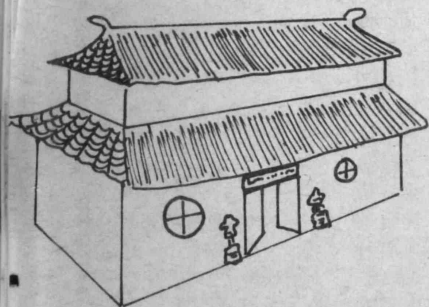
「遲到日日有，人人卻不同，若問因由在，滔滔藉口訴不窮，英招百態樣樣有，不知身為『飯後鐘』。」

夫熟性者，心知遲到之羞，輕推門扉，靜撥布簾，沿梯邊造後排而坐，不作一聲，至令在坐者不覺其入。稍有不慎，必招百目凝視，頓時無地自容。此乃遲者應常抱之態度：遲到入門少作聲，靜如太虛聽飛蠅，騷擾他人必遭眼，入而不知始見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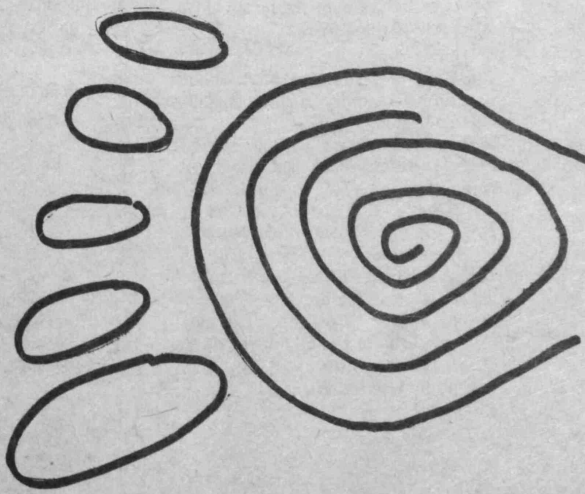
惜時人也，鮮有此風，多為旁若無人，不顧左右，力推門，大步踏進，視教台上之講者如無物，攀入行中，萬人讓位而入，其勢有如狂風暴雨，在坐者左搖右擺、桌上筆管東傾西倒；又如女皇駕到，百官起立，至女皇殿下坐始坐。更有甚者，飛身於講台前，若有意弄輕功，然有欣賞者，定必鼓掌讚揚。莫非時下功夫片之盛，令人有此一舉，就無暇稽考矣。亦有斯人，徘徊於講台之後，黑板之前，銀幕之「上」，左盼右顧，覓位而坐，眼中只存坐位也，恰如大明星出場，備受注目，台上舞姿美妙，贏得暫時笑聲。講者難堪之心，不知斯人覺乎？在坐受擾之極，不知斯人覺乎？

曰：「唔話你唔知，話你又唔好意思。」諸位看觀，否有同感乎？

吳鴻深



ible
wrong with this gentleman?
a mass on the front of neck,
no fever
no pallor
no jaundice
no ankle oedema
no stigmata of the liver ds.
no significant family history.
Don't keep on saying No, No, No,
some positive findings.



初夏
天無千日鎖重雲
點點山猶煙縷漫
幾番蕭瑟人依舊
看罷飛煙輕燕子
風前啓卷到黃昏
畫作狂雷微夜聞
離離州為露珠勻
一路昂揚景又新
楚橋

得意字

大細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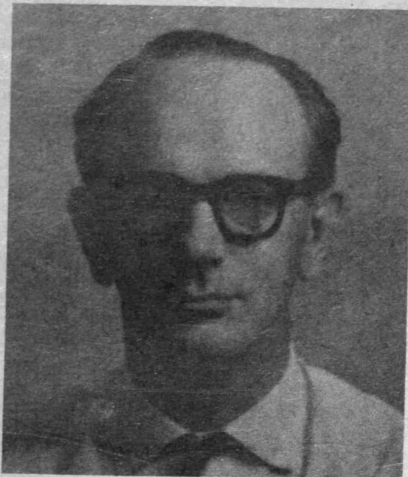
在這幾個月裏，兩便埋頭苦幹，在解剖學上學會了不少生字，有些字是兩便難以遺忘的，原因是這些字有着它們的共同特色，兩便稱之為「得意」字。如：longissimus(當住絲襪)，vestibule(華氏表)等。

有一次，上 Tutorial 時，教授問及大便腳底下一塊肌肉，因為大便尚未讀及，因此難以啓齒，祇有細聲的說：

「Sorry」
「what?」
「I.....I said: sorry」
「accessorius, quite right!」

不是因為有這麼得意的一個字，大便這次就不能過骨了。

上完 Tutorial 後，大細便忽使一番，決定以此文誌趣。



Professor M.J. Colbourne, M.B., Ch. B., F.R.C.P. (Edin.), F.F.C.M. (R.C.P.), D.P.H. was elected Dean of the Medical Faculty and from April 1978 onward he will be in office for the coming three years.

After being an adviser of malaria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in Western Pacific, Professor Colbourne became senior lecturer in the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Afterwards, he took up the post of Professor and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at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 1969, he was appointed Reader in Tropical Hygiene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served concurrently as the Assistant Director of the Ross Institute from 1970 to 1973. In 1974, he was appointed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Medicine of H.K.U. Medical School. In 1978 he was elected as Dean of the Faculty in this year.

Question: We are interested in anticipating the future planning of our faculty. Would you tell us your ideas?

Professor: At the moment, we must continue the existing development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started. The new curriculum will continue to be implemented; difficulties must be detected and corrections made. Another major objective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 dental school gets off to a good start; although dentistry i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t will affect the rest of the faculty and the medical students considerably; the latter can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making the dental school a success. The building up of a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medical school and the future one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new medical school and the teaching hospital at Shatin will emphasize the problem of finding more medical staff at all levels and it may even worsen temporarily the shortage of medical staff in H.K. These are the three major future developments, and of course all the ordinary routine work must go on. In particular, I am interested in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for General Practice. This was recommended in the new curriculum but, up to now, not much been done in H.K. Other major fields of development are paediatrics and psychiatry.

An Interview with Prof. M. J. Colbourne

Question: As you have been giving advice and help on the programmes activities organised by the students, what do you see about these activities we organised?

Professor: Many students come and ask me for data and figures about health problems in Hong Kong but many also wish to get a wider view of the health in H.K. I have always tried to encourage them and hope to continue to do so.

On the whole, these students are very keen and tend to have too big an idea of what they are able to accomplish in these sort of enquiries. I think it is better to have a narrower objective and to deal with it satisfactorily, than try to work too widely and superficially. Besides, organising surveys is difficult and requires specialised techniques, otherwise, results obtained may be misleading. I try to help students to clarify and narrow down their objectives. I am sure projects like the annual exhibition in the city hall and China week are good and useful ideas.

Question: Do you expect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se activities?

Professor: I do encourage them doing so. Many of the students are eager to know things both about China and about society in Hong Kong. I think initiative should come from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the staff can give encouragement and help.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e present examination system is putting too hard a burden on the students, especially those participating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Professor: It depends on individual. After all some people enthusiastic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do pass their exams. Personally I think people should work steadily all the time rather than a mad rush at the last moment. One of the things we are trying to do in the new curriculum is to lighten the load of exams on the students.

Questio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futur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doctors in Hong Kong?

Professor: A report written by the medical development and advisory committee in 1973 concluded that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doctors in H.K. and recommended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doctors. This is essential unless other much more radical methods of providing primary medical care are attempted. The idea of introducing real family doctoring is difficult in the situation in H.K. but, I hope, not impossible.

Question: Medical ethics are very hot questions. Do you think it is necessary especially to emphasize this in the curriculum?

Professor: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define medical ethics: there are many aspects. One side of medical ethics is to establish good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tients and doctors. I am very doubtful about giving lectures and instructions on this subject in the curriculum. It is something not to be taught formally but rather for students to learn from observing what experienced doctors do. It is one of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to raise the standard of general practice. In all countries, you find some doctors who do not behave well. It is rather a problem for the whole profession rather than just in the teaching and training of the students and I think medical teachers who are practising physicians are aware of th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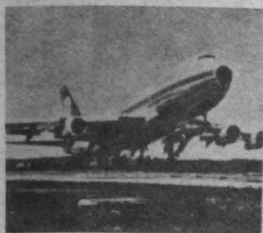
七八年啓思編委會

- 顧問: 李明賢醫生
- 總編: 雷聲响
- 編輯: 伍于健 何汝祥
- 秘書: 葉麗嫻
- 財政: 劉少懷
- 總務: 陳學琛
- 宣傳: 方平正
- 聯絡: 李樹堅
- 福利: 楊日華
- 設計: 沈明德 伍永強 關鼎樂 方平正
- 攝影: 吳國光
- 流傳: 馬燦忠
- 專題: 馬國輝
- 文藝: 吳鴻琛 盧婷雅
- 新聞編輯: 張錦流
- 新聞組: 郭天福 周樹立 葉富強 袁維基 廖慶榮
- 去屆代表: 伍志誠
- 其他編委: 連顯武 馬湖龍 梁佩娥 陳健忠 周永堅 張德輝 許伯鈞 高永文 江志羣 林容賜 蕭成忠 傅秉鴻 羅天桂 伍兆佳 李錦基 易餘慶 黎國良 文志衛 楊重光 劉柱栢 謝宏琛 楊啓祖

The Editorial Board wishes to thank the special support of the Glaxo Hong Kong Ltd.

由香港直飛北京

胡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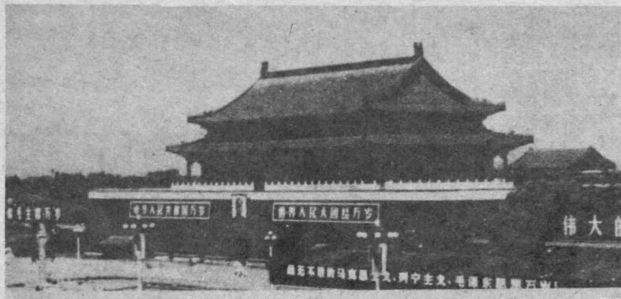
據稱，中國民航有意設一條新航線——由香港直飛北京。通航後，只消三個多小時，我們就可以遠撤這南隅的小土丘，挨貼中國的心臟。

還是這幾個月的事吧。北京封閉已久的北海公園重新開放；在公園的北部，更建置一所「坊膳飯莊」，食品依前清御廚的製法；北海公園——它終於從高干手中解放出來，平民、遊客自此大可以在人工湖上泛舟，在飯莊用「御」膳。為了發展旅遊業，一座七層高的烤鴨樓剛落成，專門烤製北京填鴨，供應北京的飯店；遊客到北京市郊八達嶺的萬里長城無需乘公共汽車，早設有專線火車直達八達嶺。北京以外，杭州靈隱寺再度開放；長江解禁，旅客可以沿江直上，過三峽，入重慶；廣西南寧、桂林大加建設，要擴展旅遊業……海棠葉上既往滿是閉塞的脈絡、遊客的禁地，現在陸續被打通。神秘的泥土，終於掙掉了魔魅的封鎖。

有一股泥土召喚的電波，飛散到地球每一角落。在海棠葉一角的香港，掀起了股回國熱，不，該是「出省」熱

。現在，不再需要特殊的身份，也無需一定是探親或陪友探親，就可以踏出廣東，到廣西桂林，遊中原長江流域，上廬山避暑，或飛上北京……又快到暑假，一批批旅行團，正伺機待發，醫學會的內地團，怕只是這夏季攻勢中的弱旅吧！

暑假的旅行團多的是，美國考察團、日本交換學生、丹麥、歐遊團……但是，我始終沒有改變隨內地團回國的念頭，一股泥土的召喚把我深深攝住。其間理由，又豈只瀏覽風光那末單簡，或許，這是魔魅的「民族感情」在暗中牽引。



民族感情，這東西着實神秘極了，往往無法用純理智去解釋。想起那些動人的洋溢着民族感情的事績，常使自己條喝過醇酒似地進入感情微醺的境界。

但凡中國的球隊、樂團等到海外，當地不少華僑不惜放下工作，不惜長途跋涉，為的是要一親來自祖國的面孔，感受來自祖國的感情。從美洲到歐洲，從非洲到南洋，衆多的華僑堅持着吃中

國飯，着廣東木履，吃從遙遠家鄉運來、或者自製的腐乳、咸魚、霉菜、涼茶；繼續過我們的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祖宗累代數百年如一日地堅持着。七二年的保釣運動，還是由留美中國學生發起。這些海外華人眷戀祖國的事績，飽含着濃厚的愛國主義色彩。

有人會說，我們應該拋棄狹隘的民族主義，撇開國家觀念，愛一切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人。耶穌的泛愛論，該是我們趨恭的理想。但是，目前的世界，仍未達到泛愛處處時可行的階段。

又有人說，海外的中國留學生，搞

學生運動很「激進」，我想，這裏所指的激進，怕只是他們非常關心神秘的中國大陸裏萬變的事。這也難怪，處身別人的地方，縱使你愛一切身邊的人，人家始終認定 (label) 你是中國人，你怎樣也洗脫不了。民族間的隔膜，仍是那般的深厚，教備受踐踏的中國留學生，怎能不响往一個強大的祖國，聊以慰解那「海外孤兒」的寂寞與自尊。

不過，感情需要培養，不是家長式指教出來的外地土生的華僑後代，自幼接受當地的文化，如果沒有機會接觸中國文化，的確難以扭造所謂民族感情，我們亦無需責怪他們。

但是，華僑們總不願子孫背棄祖國，往往千方百計讓子女接受中國文化。在倫敦、紐約、溫哥華等大城市，華僑都辦有「中文班」，多少義務的老師，肩起讓中國文化在異地延展的責任。

民族的文化，該是民族感情的催化劑，它催使流在體內民族的血液沸騰。要磨滅一個民族的愛國意識，最有效的莫過於摧殘這個民族的文化，不讓這民族散揚延展他們的文化。大家或許仍記得中學國文裏都德的最後一課，人家要斬斷你的文化延續線，老師與學生們怎能不好好珍惜那最後的一課法語，暫時安慰及填補那被損的民族自尊。

聽來自馬來西亞的同學說，彼處的工程學生都很「毛」，這裏的「毛」和先前說中國留學生的「激進」，恐怕並無二致，講起中國，就有人說激進；進一步關心的話，恐怕就被套成「毛」冠。追問原因，原來這班毛的「學生」，大都出身非國立中學，要加修一科中文，他們剛巧偏精數學，大都進入工程系，而又較關心中國，於是工程學生都很「毛」。這些推想，似乎很荒謬。其實歷史文化悠久的中國，對她的子子孫孫的影響，又豈止這一點點。

願久閉窗戶的神州，儘打開窗戶，透進陽光。總有一天，祖國統一，用她莊嚴慈愛的聲音，向一切海洋呼喚：「兒女，你們隨時回到我的懷抱吧！」

妳是母親？ 浪花

歷史的潮流不可抵擋。香港的中國學生，亦逐漸打破了人為的妨礙，不怕政治的帽子，抵着輿論界的抨擊，去保衛釣魚台，去思考國家的統一，國家的前途。去大聲吶喊那一句，只有在看抗日戰爭片時才記起的一句——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們可能已非中國籍，可能還很喜歡自己的英文名字，但我們的身體，仍流着那黃帝子孫的血液，我們永遠不能忘記自己的國家，就站在那吧吧天涯的北方。中國人要認識中國，就像流水星辰那麼自然，為何在這受英國暫管的中國領土上，有人要大力打擊，為何有人領到女皇的獎章，就大喜若狂，如果將舞台改為抗戰時的中國，將主角改為日本人和汪精衛，那麼……為何我們沒有母語教學，為何中史只能讀到抗戰時的歷史，為何現時「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觀念，越吹越旺？

隨着中國的強大，喚起了我這浪子心底裏不可磨滅的情懷。但隨着而來的一連串問題，使我不能即刻去喚他一句——「母親」！

為何中國要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不好嗎，不可以改良嗎？

中國人民生活在高壓政權下，很辛苦？

為何老一輩的革命家，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陳毅，朱德受到那麼高的推崇？他們是神？人民是盲目的？不是有人說他們是「匪」嗎？為何毛主席，周總理逝世時，世界那麼多

人表示悼念，為何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在那一分鐘都沉寂了？為何中國銀行門外，有那麼多人冒着烈日在排隊，去哭那「賊匪」的靈？究竟他偷了些甚麼，他為甚麼要偷呢？為何那本紅書，揭起了看書熱，那不是要考的啊？為何……

晚清的積弱，帝國主義的入侵，帶給了近代中國無數的災難。官僚、軍閥、侵略者、大商家、封建制度，吸乾了人民的骨髓。在那大動亂的時代，有血性的中國人，都會憂心祖國的前途，都甘願獻出自己的力量，去拯救國家，免於淪亡，只有那些自私自利，無血性的人，才不理會人民的死活，只會仰人鼻息，去發大財，發那個人的美夢。

眼淚，濕透了整本近代史，熱血，在我們心中沸騰。可是，只有眼淚，熱血，不足以救中國，只有努力奮鬥，去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才是希望的所在。

五四運動的風雷，響徹了整個大地，震破了無恥之徒的心房。中國青年學生那種拋頭顱，熱血的豪情，為了國家，人民的危難，甘願赴湯蹈火，勇於打破個人利害的圈套，在敵人的刀槍下，毫不畏懼，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乃至於寶貴的生命。五四的青年學生，有覺悟，有理想，敢於向惡勢力挑戰，敢於創新，誰說五四只是一個新文學運動！誰說五四在政治方面的成果一片空白！五四學生那種愛國家，愛民族，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精神，至今仍是我們的榜樣！

旱天雷，一聲響，中國有了新生——「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聲音是何等的豪情，何等的自信。事實亦證明了這不是虛話。建國卅年，近代中國第一次解決了人民吃飯的問題，原子彈的引爆，人造衛星的發射，激動着每一個中國人的心房。那銀球的打擊聲，像銀鈴一樣清脆。聯合國第一次有代表用國語發言啦！

為何中國政治階層常有政治鬥爭，為何鄧小平上上落落，為何葉劍英元帥八十高齡，還在舞台上，他們都有權力慾，有鬥爭狂嗎？

四人幫為何那麼罪大惡極？他們只是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文化大革命真的只是一片混亂，是中國的一次災難？「回朝派」是否真的要翻文革的案？文革能否全盤否定？為何傳說毛澤東評文革七分功，三分過？中國有沒有民主？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是假民主？代表都是舉手機器，毫無討論，一致通過？西方議會式的民主，是真民主嗎？

全國科技大會，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會議，對中國經濟有何影響？教育會議，有甚麼「綠皮書」出籠呢？

四個現代化在本世紀末追上世界先進國家，十年經濟規劃，要增產達一倍糧食，超過一倍的鋼鐵，建造120項大工程，是空頭支票嗎？

無數的問題，衝激着我的心靈，實在不能一時間全都明白。多少個晚上，挑燈夜讀，不為考試，只為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希望不枉此生，我要為中國人

民出一點力，為照耀國家的道路，加入那螢火的行列。我願打破偏見，努力求真，認真思忖，探索，我不怕別人的帽子，每當我想到那先烈用鮮血舖成的道路，我願獻出我身上那五公升的血液去灌溉那絢爛怒放的花朵！

我願做暴風雨中的松柏，不願做溫室中的弱苗。我願為理想，獻出自己，為打碎那個人主義的套子，狠狠的，擲上一把！



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學生會 ——學生會大樓事件的發展

啓思記者

大變小，三變一，又要搬時又要 Cut，問你得唔得？各位同學，相信你也曾見過上述的標語吧！它指出了校方對學生會大樓的意圖，並提出了一個各位同學都會受到影響的問題；我們的學生會將會在何處，以後辦活動，有沒有地方，是否不方便等等？

學生會大樓任何處去：

自一九六一年，港大學生會已擁有一座獨立的大樓，大樓內有學生會辦事處，學社聯會，學苑，體育聯會的辦事處及工作間，更有康寧堂，根德公爵夫人堂；是同學常到的地方。此外更有飯堂，休息室，音樂室，禮堂及課室等，是同學舉辦活動的地方。不少同學，都在這個大團體中，在活動中交上新朋友，充實了生活以及建立理想。隨着大學的發展，未來十多年中，我們同學的人數會逐漸增加，到九零年將達七千人，為了適應人數上升的需要，校方草擬了一

個十六年發展計劃，部份現有樓宇要拆卸或改建；也會興建一些新的大樓；在原定計劃中，學生會大樓會改建為學術用途的建築物，並於一九八一年拆卸，屆時，學生會將怎樣被安置，同學們有沒有一座獨立的學生會大樓呢？

Amenities Building 內之設備是否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呢，其他屬會辦活動是否方便呢？

專責小組的成立：

為了要提出我們的意見，和找尋一個更符合同學利益的發展計劃，一個學生會大樓專責小組負起了這樣的工作。初步分析了大學的發展計劃；了解目前各屬會活動的需要；向大學當局提出我們要爭取一座學生會大樓的建議，以及向其計劃提出具體意見。總的來說，面對大學的發展以及其計劃，有下列的分析：

(一) 隨着大學的發展，同學的增多；活動必然會分散，不可能完全集中到學生會大樓；但 Amenities Building 和學生會大樓只應是相輔相成；而不能代替了學生會大樓的作用。

(二) 要爭取一個理想的教育環境，以及提供同學自我教育的機會，為社會貢獻積極的力量，這都是學生會的功能。但是，要學生會能發揮她的功能，是需要一定的條件，最低限度是，她能舉辦活動；而校方提議的新學生會大樓只提供學生會中央及屬會辦公地方，而活動卻分散到其他學生中心去；這樣，只會使學生會的功能大打折扣。

而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我們均覺得獨立的學生會大樓對同學是必需的，而管理權亦應由同學掌握，內部間格之釐定；應由同學負責，而且，學校建議的面積實在太小，非但沒有因為學生人數增加而擴大，反而減少至原來的三分之一。我們並要求，在將學生會大樓改建之前，校方應取得同學同意，並應聽取同學意見，方行釐定將來的發展計劃。

在四月七日的評議會上，通過了專責小組草擬的報告及具體建議，並交到校方，希望接納。報告書的內容，大致指出了學生會有提供同學學習環境，自我教育以及改革社會的功能，並指出了一座由同學管理有活動地方的大樓的重要性，同時也對校方之計劃作出具體的要求和建議。

在四月十三日，校方之 Accommodation Committee 會上，我們的會長楊威寧同學及副會長區偉深同學也有出席，會上，提出了學生會的看法及建議，校方保證在計劃確定之前，先徵詢學生會意見。在遞意見書的時候，各屬會負責同學都在場外站立，表示關心及支持。

事件的新發展：

在意見書遞交之後二個星期，校方有重大改變；在四月二十八日的評議會上，Dean of students 出席，並謂由於地基及經濟問題，原來計劃中的橋形建築物（學生會大樓）可能會縮小，甚至不會興建；並提出，在學生會大樓的地點上，可以考慮：（一）在工程大學之西的學生中心一部份作學生會大樓用，由同學管理，另外的設備，仍歸校方，（二）可以仍然佔有原來大樓，但飯堂會被改建為一些學習用的地方和咖啡室，而禮堂等均由學校方面管理。

會上通過了不堅持要 Bridge Building，但有感於資料不足，故在兩個提議中如何取捨，仍然未定。儘管學校作出了讓步（不拆原有之大樓），但整個問題還未解決。究竟校方願意容許多少地方給學生會中央及各屬會用？其他學生中心的設備的管理權，有沒有學生代表呢？同學辦活動，會否要經過多重手續才可以借到地方呢？學生會大樓是否會獨立呢，各個系會在自己學系的教學大樓中有沒有辦事處以及活動地方呢？這些都是問題關鍵所在。而校方大約會在六月左右，作出決定；同學們，一座由我們自己管理，有地方辦理活動的學生會大樓是同學必需的，希望大家都能關注事件的繼續發展。

The Bank Where every branch is your local branch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has
150 branches throughout
Hong Kong — including 22
fast-service miniBanks.

You can use any one of
them to pay in or withdraw money
from your savings or current account.

Bank with us and have easy
access to your money at all times.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MEDIC ANNUAL BALL

AIM: FUND RAISING
PLACE: GRAND BALLROOM
HYATT REGENCY
67 NATHAN RD., KOWLOON.
DATE: 17th JUNE, 1978.
TIME: 7:00 p.m. — 1:00 a.m.
TICKETS ARE AVAILABLE AT A PRICE OF:
\$120 PER COUPLE (DOCTOR AND STAFF)
\$ 80 PER COUPLE (STUDENT)

PLEASE CONTACT THE TICKETING MANAGERS:
CHEUNG WAI LUN TEL. 5-401719
EDDIE CHAN TEL. SJC — ROOM 407
HOME 5-921343
CHAN HO KIT TEL. 5-871339

(or any Medso — Ex-co)

Congratulations

The Caduceus Editorial Board extends its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Professor MJ Colbourne for his being elected Dean of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for three years commencing 24th April, 1978.

The Editorial board 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 her congratulation to Dr. T.K. Chan, M.B.B.S. H.K., F.R.C.P. (Lond. & Edin.), President of the Medical Society, who has just been promoted to Reader of the Department of Medicine.

Congratulations are also due to Sister M Aquinas for her being conferred the Honourary degree of Doctor of Social Sciences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 27th February, 1978.



An Interview

Dr. Thomas Ng, senior lecturer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Medicine, will be leaving Hong Kong for Australia early this month. He will work as senior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 Tropical Medicine, University of Sydney, in the field of occupational health. He said that worker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ty medicine in Hong Kong encounter many obstacles which are there to stay in the next ten or twenty years, and that those who wish to serve the community should build up themselves and strike when the moment comes, not now. In fact Dr Ng is quite disappointed and sees no outlet working here at the moment. Research work in Australia will enable him to concentrate on more specialized field and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a whole team of supporting staff helping him, not to mention the better facilities there.



From The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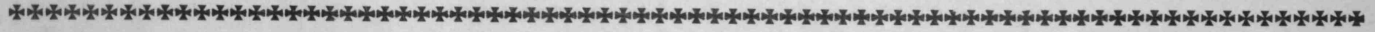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an article titled 'When will the bridge be gapped in the January issue of Caduceus this year, we received two letters from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One was written by Dr Peter Lee, President of the College, with his valuable comments on the article and on general practice. The second one came in April, and is from Dr HY Choi, Chairman of the Public Relation Committee very recently appointed by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Here is an extract from Dr Choi's letter:

'We believe that education of the public on medical matters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medical programme for doctors. An informed public serves to maintain and to improve the general standard of medical practice, it also tends to minimise many unfounded accusations against doctors . . .

'In order to identify ourselves and our services, we have in preparation, booklets and pamphlets for free distribution in doctors' clinics. With these booklets, we hope to increas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tioners,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primary medical care and to cultivate mutual trust and respect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e 'gap' as described by the author of the abovementioned article may never be completely bridged, but in time, we hope it will be reduced to an insignificant crack.'

The Caduceus Editorial board very much appreciates the positive effort made by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attempting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patients and doctors and the serious attitude of the College toward the work of our newspaper. Thank you.



DERMOVATE clobetasol propionate

A top performer in psoriasis and stubborn eczemas

Glaxo — leaders in topical steroid research

「醫學生何去何從——醫德」

關於香港醫生的醫療道德標準問題，我們特別訪問香港醫學會（HKMA）李健雄醫生，以下是他給我們的寶貴意見。

醫生對病人的責任問題

「一個醫生最重要的職責當然是盡力醫治病人，對病人要負責，以為他們服務為原則；而且應該向病人及他們的家人解釋清楚病情。一般來說，香港的醫生都能做到這幾點，不過程度上可能有不同，所以還有可以改進的地方。然而在這一方面是比较出於自律，因為目前本港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法例去管制，舉例來說，在道德原則上，一個醫生如果未有足夠能力去替某位病人醫治時，應該把他轉交另一位有能力的醫生去治理；可是許多時實踐起來是十分困難的，因為祇要那個醫生自言有能力應付，旁人是不能阻止他繼續診治的。」

醫生的收費問題

「通常的輿論認為，一般醫生祇顧賺錢，對病人十分冷漠，亦有人認為有些醫生的診金沒有固定，常令病人有「措手不及」之感，這些都會破壞醫生與病人間的關係，李醫生認為，一般病人求診時，大部份已從親戚或其他相熟的人口知道大約收費若干，如果不大清楚，也可以預先探問一下（例如打電話），認為合適才去求診。而且一般私家醫生的收費不算高；縱或有一小部分醫生的收費較高，但他們總有特別的理由——要不然，他們一天之中便可能要應付很多很多病人，這便大大加重他們的精神負擔。」

醫生違犯規則

「所有醫生都接受醫學會的條例管制，醫學會有專責小組負責處理各類投訴或犯規事件，違犯規則的醫生有可能被停牌一個時期，嚴重的還會被取消會員資格。但一般來說，嚴重的如非法墮胎等情況十分罕見，通常祇是招牌太大，字樣或內容不合標準等問題；在有需要的時候，醫學會也會把有關條例酌量更改，以適合社會環境的需要。」

醫生之間的關係

「這點是會因各處不同習慣而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些病人在經過一個醫生診治之後，再去找另一個醫生診治，原則上來說，第二個醫生接受這個病人是不合道德的；但難道要他返回第一個醫生處診治嗎？這點在香港似乎是頗難辦得到的。所以由於習慣上的問題，大致上醫生之間的關係是會維持現狀，不會有什麼大改變。」

對本港醫生的評價

「李醫生認為，由於各地的生活習慣有差異，所以在道德標準方面有不同；香港的習慣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而一般來說，醫生都能遵守已定的規條，所以本港醫生的醫療道德，應該算是「不錯」的了。」